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五目錄

毛滂 武康令

驀山溪祠序

武康學記

米芾

顏魯公碑陰記

跋自畫雲山圖 在苕李振叔

張來

評郊島詩

張詢 郡守

黃伯思

記與劉無言論書

跋陳孝義寺碑後

跋干祿字碑後

趙明誠

深相費汎碑跋

唐邑令費君碑

費君碑陰

唐工部尚書姚璹碑

唐放生池碑陰記

掷州井銘跋　沈傳師書

唐茶山詩并詩述　茶山在長興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跋　造茶湖常二州所共

孫偉　見前

趙孝子傳

徐熔

石像大士記　爲吳興藏選嘉遯泉亭刻

呂益柔

妙悟大師最公碑銘師湖人寓秀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五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贈刑部侍郎張公詩序　孫覺

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寧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而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養善敎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

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繪之華而辭意自得徜徉閒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爲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將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

詠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夔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爲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葢其年八十有二云

春秋通訓自序　　張大亨

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五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侔侔方四歲從其毋胡氏家揚州毋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譔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

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牀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徃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眞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善病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砥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

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侔與善宦者意若奴隷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溺俗履道而得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知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秘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做守

承興蔡諱偁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俾及汝陰王廻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俾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熈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俾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罕以女妻之世多稱罕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暠暠喬扃五女俾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疏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顧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巳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先生之謂耶

湖州提轉先状　將赴湖州　　文同

忝膺綸綍薦昇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之寄撫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凉遠人漂泊孤宦賦命謭薄與時齟齬故常守於外官輙屢更於數郡雖莅殊尤

之劾僅逃殿劣之譏三館旣還豈涓埃之云補一麾重請得江海之干宣范着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布維新之政惠發民呻救所剝之瘢澄清寮吏秉剛方之節威惠風行精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襃跡仰記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有期瞻倚無量欣傚

蘦山溪詞序　　毛滂

東堂武康縣令舍盡心堂也僕改名東堂治平中越人王震所作自吳興刺史府與五縣令舍無得與東堂淨

廣麗者去年僕來見其突兀出蘙薈間而菌生梁上鼠走戶內東西兩便室跡網粘塵蒙絡窗戶守舍無有丈夫履聲姑以告云前大夫憂民勞告胝飯於簿書獄訟間是堂也向十餘間傾撓於萬艾中鵲嘯其上徑經其下磨鎌淬斧以十夫月往刈之纔可入欲以居人則有覆壓之患取以為薪則又可憐試擇其殘賸之全加以斧斤乃能為亭二為廊為齋為樓各一雖卑陋僅可容膝然清泉脩竹便有遠韵又伐惡木十許根而好山不約自至矣乃以生遠名樓畫舫名齋潛玉名廊寒秀湯

春名亭花名塢蝶名徑而疊石爲漁磯編竹爲鶴巢皆在北池上獨陽春西窗高山最多又有酴醾一架僕頃少時喜筆硯淺事徒能誦古人紙上語未嘗與天下吏師游以故邑人甚愚其令不可寄枉直雖有疾苦曾不以告也庭院蕭然鳥鵲相呼僕乃得飽食晏眠無所用心于東堂之上戲作長短何一首托其聲于驀山溪云

武康令記　　毛滂

長倜分碧遥峯迤青光風霽月共臨几案

顏魯公碑陰記　　米芾

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諭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帖服臣皆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屈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遣宗族餞於長樂坡公既飲而躍上棖跳躑謂衆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與次汜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於賊賊平家人起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瘞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奕郎兩樹之間曰予

何所來賞曰維陽一突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即札書付之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巳空矣時元祐三年九月予游吳興適覩桃人祈公之祠因得拜謁公像其英氣傑骨凜然如在嘗閱雖中紀異載公前事予爲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此文載掌故叢考類今出之

跋白雲山圖　　米芾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遊若川忽見此卷於

李振叔家寶余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喜余畫競欲得之謝有曉余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髮毛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焚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收此卷愼勿以與人也

評郊島詩　　張耒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

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賈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賈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高邈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楖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不可以爲小道無取也

六客堂詩序　　張詡

昔李公擇爲此郡張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過之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傳於四方今僕守是邦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來過與僕爲六而向之六客獨子瞻在復繼前作子野爲前六客詞子瞻爲後六客詞

復古編後序　　楊庤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生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

況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俾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于時雖去古寖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後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有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

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于古者必有取于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毘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于字書也故爲之説以附於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與劉希範　楊時

某竊覩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擧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不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趨

四明欲乘桴爲閩之行閩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竊槪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爲一饋餉不繼則應外之變不可不慮也某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避耳旣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自重慰此頌祝

跋温公與劉侍御帖

楊時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寃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温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叙別又以手簡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覧是遺墨三復興嘆乃附其說于後

長興縣進士題名記

劉燾

吾鄉山川之目清遠秀麗厥惟舊哉不在于泉石巖實之險惟峰巒樓觀之莊嚴也蓋水透迤而清深山連屬而秀拔人才之生是以似之康定寶元大興州學長城費守寶肅先祖中散躬所營構絃誦有聲邑始知勸進逮熙豐專經造士性命之理人思自得矣元符廣其聲崇觀重其擧推明先志復三代賓興之制不由庠序不復以士自名士益歆豔升於黌宗遂無虛榜登臺閣而建使旌持荷橐者運接矣鄉先生錢几君憑年過八十歷見宿晨疏邑子之登科者第其榜籍爲圖以書見諉

日始邑民力耕務農見褒博其衣帶者里巷尊之如神人蓋甚少也自中散始作邑庠家開學館延致名士厲子弟于學而太中周公實左右之厥後家知教子人思向學然此其權輿也今二族之與此圖者數實相若比他姓為多則君憑之籍將繼書之固未已也豈天之報之其在茲乎燾實濫次其間敢爲之記

端禪師行業記　　劉燾

宋故吳山端禪師諱淨端字明表俗姓丘氏吳興歸安人也丞相舒王道德之學出言為經局貫九流尤味禪

悅常見師偈頌稱之曰有本者如是爾觀文呂太尉留
意內典多所論著天下緇衲鮮獲印可嘗道過吳山停
舟相訪一語相契謫居宣城屢書招延館之數月丞相
章申公神鋒高峻一世龍門疏請傳法靈山墳寺奏賜
命服曲留累年師與諸公談道之際不可少屈飄如浮
雲去來惟已未嘗肯以名位借詞色也以三公之尊重
師如此則其道行不言可信而其高風遺韻流通後世
為不誣矣始住長興壽聖時有號回頭者倡於嘉禾耽
惑愚俗誑妄方熾數州之人施予山積適過邑境見師

於佛殿師擊其首回頭閃避赭面無語師顧謂之曰龍
頭蛇尾爾遂慚汗而奔於呂公座嘗遇妖人衆咸以爲
神異師一言折之即知其妄不復與語後伏誅其高鑑
遠識類皆如此後至京師圓照禪師尚在惠林師往禮
焉圓照邀謂曰非端師子耶師作師子勢圓照以俚語
探之師隨機以伽陀圓照爲笑而肯焉申公時典機政
欲留師都城聞之不告而返其所駐錫之地如壽聖西
余孝感章法之類聊復爾耳不得其意即去人競挽之
不還顧也師生而慕佛六歲辭家精於習誦其師保進

數欲度之非其願也二十六歲遂以策試應格既受具
戒始從淨覺仁岳師學天台教觀聽首楞嚴至七處徵
心八還辨見以頌自疏淨覺覽之謂曰往矣汝當以禪
得法者後叅寶覺齊岳禪師臨濟宗風室中默契即出
庭下毿身自擲衆駭異之後觀倡戲至弄師子益有警
悟故問答之際多爲奮迅之容由是稱師端師子云素
不學詩應聲成偈天然自韻咸有可觀膾炙人口多能
道之或以比寒山拾得其遊知未來迎事與人道意中
語應若合符節亦莫得而致詰也還乃居吳山寺食糧

不給每乘扁舟將行所詣舟人告以風逆不可行師曰何往而順舟人指所向即飃颻乘興而去足未及岸岸上人望見爭迎拜信施稇載而歸楮中無一毫之畜有施者隨輙散之至或窮冬解絮扶纏乞寒者願以破絮自裹人闘立遣衣易之或議其乞憐爲惠似近名者師曰不然吾赤露人或見憐若彼即凍灰矣其用意多稱是雖其行若游戲自在蕩蕩無所拘關者而誦妙灋華經未嘗虗日持戒嚴潔未嘗破犯奉親至孝養之終身死葬山側恤患念貧傳方賦藥雖老不勌自號安閑和

尚芒鞋節杖遇溪山勝處披蓑戴笠行歌漁父人遽能
寧熱惱者頓獲清涼拘窘者暫成樂易凡所至處興盡
欲返雖積金留之不少駐足也名公鉅卿舟及吳興必
首問師起居狀自爲二陶器曰歿則此埋之素無病惱
崇寧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忽謂寺衆曰吾緣謝已今日
矣索湯與浴留頌辭衆歌漁父數聲一笑整衣趺坐而
化即以陶器瘞於歸雲庵下實明年正月初七日也俗
壽七十四歲僧臘四十九年師本受業於吳山之解空
其徒捨本逐末犯義毀戒至靡不爲師遊學出山久比

歸一切屏斥葷血瓶罍不以入門與俗方隔始延靈照
講師爲之肆業復得方賜居士陸懿野翁先生先後東
裏營求香積補葺罅漏迄今遂爲淨衆名刹度徒翁若
孫二十四人常照宗禮宗鑑皆以其學傳法立衆知名
於時寺方髫髦師一面即相歎異比竊登科第朝廷補
外投閒僣更幽患每從師游必曰我死爲作碑師入滅
云久隨世推遷顧以此願未償爲恨宗鑑爲疏始末一
夕而文就且以嗣系之其銘曰由禪而教如駢羅萬象
而觸鑑斯照則爲往而非要由教而禪如順風插波而

捷以過船亦左右而逢源如端師子倪學乎經論而自得乎疏鑿囂寶公之神悟寒山子之微言普化之直截而船子之釣竿也其可形似者見其人矣其不可即者孰知其天乎

除翰林學士笏記　　沈括

新授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權三司使編修內諸司勅式詳定重脩編勅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沈某伏蒙聖恩授臣前件職及登進者祇府涵泳伏積經營伏念臣諸生起家白首

待詔一日之遇望清光於交戟之間再閏未朞預俊遊于復門之召如臣忝遇自昔難逢仰惟天地之過恩思効涓塵而無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圖宅俊兼逮芻蕘遂容曲徹濫被題飾鑿一心而謀報盡茲世以為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中書奏記　沈遘

某守郡無狀無以稱朝廷惠養百姓之意夙夜自訟不知所為惟朝廷寬大未加之罪幸甚幸甚所守東南大郡學者甚衆州雖有學而無官學者不知所師某輒有

奏乞除試祕書省校書郎孫侔一職事官嘗何本州學
侔之爲人揚府所知不待某言然朝廷嘗已命侔爲揚
州學官侔固辭恐朝廷疑侔前意而奏雖言其私故敢
陳之於左右侔向以固辭楊州學官者是時侔兄觀在
朝其祿尙足以周其族故侔得以自守而不願仕朝廷
亦高之而不奪其守自居於湖安其賤窮未嘗妄與人
交况其有取於人也令乃不幸而失其兄侔方自經營
以迎其喪於蜀自此其家事衣食嫁娶一出於侔侔既
無祿又不能爲生則其家饑寒之憂近在朝夕雖欲不

仕不可得矣恭惟某官閤下方爲朝廷致天下士而官之如鄙者顔復等召至二試尚得一邑如倅者固非復等所能望劉敞嘗奏言倅是王安石呂公著之流倍知言也然則倅豈止一州郡學官而已如朝廷自有以處倅者則非某所知不然則朝廷亦不惜一職事官於倅以慰此州學者之心又倅方窮困當朝廷憂天下不欲一物失其所之時某故敢盡言倅之私維左右留意幸甚幸甚

薦孫倅常秩狀

沈遘

臣伏見祕書省校書郎孫侔志行剛烈特達不羣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經明義修安於窮賤凡此二人當今士大夫之高選舉而用之無所不宜而臣之所知亦無以過此伏乞朝廷采擇任使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罪

上殿薦王回孫侔常秩劄子　沈遘

臣伏見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試祕書省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三人並躬修道德畜其術業施於有政無所不宜天下士大夫所共推高以爲不及臣

竊謂方今朝廷求人如不足天下賢士大夫畧以舉用如回倂秩固應在衆人之先而不宜在後伏乞陛下特賜召命寘之臺閣以觀其能他後小有不如所舉臣當坐欺罔之罪取進止

薦孫侔狀　　沈遘

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節行文學名在朝廷今閒居湖州安其賤貧守道愈篤東南學者莫不願得以爲師臣本州爲兩浙諸郡首學者甚衆而州學獨無官欲望朝廷特除侔一職專官營句本州州學使州之學者

有所歸又以風朝廷尊賢養士之意於天下臣不勝所願

湖州知郡屯田啟　沈遘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側望封圻之近稔聞治行之高無緣至前以釋所願遽辱書而爲況仰執禮之過勤方此索居重期多愛感懷之至談叙奚窮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墓誌銘　沈遘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者蘄州人也皇祐元年春三月先帝臨第進士于庭余與丁君俱在籍中始相識既出

而丁君日來過余不知倦余去佐金陵丁君亦去為杭州餘杭主簿余入位于朝丁君再調為開封府中牟主簿用今樞密副使胡公薦得建寧軍節度推官自丁君之去餘杭至于建寧遺余書者月不絕在中牟每以其縣事諮府必三四過余而後去故余與之益熟而丁君實通敏習時事善與人交而人多稱之丁君亦勇自奮欲進顯於時而榮其親不幸而已於此其父其老矣其四子二女皆幼未立哀哉其命耶夫士之有負其才而不能合於時而又得大臣稱藉如其志矣使進而不已

亦何求而不得耶然卒已於此嗚呼世之皇皇汲汲不知命者聞之亦可以少覺矣哉丁君者名伯初字慎之年四十六娶某氏妻周氏以嘉祐七年八月十四日卒於建州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湖州某縣某鄉銘曰生也不能克其欲死而遺其親之憂獨得吾銘尚慰爾幽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沈遘

君諱羔羊守升卿故吳越王諸孫父曰先芝校書集賢院任爲太廟郎初調烏程桐廬二縣尉遷寧德令升卿有材尚氣不苟合在寧德與太守辨事不能直太守廷

辱升卿置手板地上脫冠綬出門去遂不肯仕數年乃
請老得太子洗馬以歸時年四十矣以需恩再遷國子
博士賜緋衣銀魚升卿家西湖上有園林亭榭終日幽
居酣飲不修人事與其所知相忘于形骸之外飲既無
度不能常足輒自釀率不及熟已盡酌有一婢善庖客
至與其婢戮力烹飪雖手自持以餉客欣如也或入城市
昏然據鞍唯其所遇不劇醉不歸歸亦不復出太守能
知其賢者多餽給之不以厚薄爲意亦多不謝龍閣祖
公無擇爲州乃以賄累升卿繫寘衢州會赦徙湖州雖

流離困阨衣食屢空而飲終不廢熈寧六年十一月初
六其妻仁和縣君張氏先卒後五日升卿卒其婢亦死
出其家橐篋無直一錢者親朋耆舊相與謀大事自湖
護其柩歸于吳以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集賢君墓左
五男廣國靖國輔國康國充國爲嗣銘曰
世所強者不以爲樂終不得其志乃湛于飲陶然生死
之間何可悲

西余端禪師傳　　　　釋德洪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

帛像其皮時時着之因以爲號在西余山嗣姑蘇翠峰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着綠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散饑寒者錢穆父赴官湖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訴逐竟爲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頗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姦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胸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炙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鷄爲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說

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鶵之阨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
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奉爲轉化檀越施肚爲汝作棺
材一本云闍黎無可布施施肚爲汝作棺材言卒携鷄去以施饑者能誦法
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且誦數句即持
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
逵且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
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啓至指白正當與麼
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捽其頭推倒乃行又有
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

信端見拙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趯飜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此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飯端嗔詬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卻喫素汝卻喫葷子厚爲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丹陽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叢席中第一曰惠卿脩之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稍

東得佺竟作倒辯端作偈曰章公好學佛呂公好坐禪徐六擔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為笑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井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儱侗不愛人取奉直悅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哄圓照稱笑不悟其譏也端客無錫欲歸湖且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

指曰天下無數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訓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欲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都不管第一不着看官第二不着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贊曰子寓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頹衰耆年物故無餘所至雛道人成阡陌皆飽食遊談無根而已喟然長想如

政黄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風逸韵且爾况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概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放光二大士賛 并序

釋德洪

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皆梵帔相好上有化佛下布兩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没如日在蒼蒼涼涼之間於是大驚自失德莊曰始僧繇畫於漢州德陽善寂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僧摸之亦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覆他舟而紀

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有商婦孕踰兩年不乳聞之從紀求摹像禱之一昔而乳垂拱三年則天迎置內道場光尤猖狂中宗嘉嘆此爲我家瑞唐祚其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舉爲湖州獲之作贊藏爲家寶政和六年春獻于京師有詔摹傳禁中而光尤益奇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爲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據耶余曰是觀世音得大勢至像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

佛發願而釋迦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意寶上也於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縣殆非畫師也德莊撫手笑曰當爲我贊之

人趣可學道乃爲婬事苦生那落迦中方無婬欲樂衆生如羖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證色身三昧我亦於今

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不斷貪欲心是則爲滅絕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殞壞衆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於刹刹塵塵發我作是說

衢按令舉湖人寓秀序似微悞

跋東坡平山堂詞　釋德洪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書賀監歸越圖

董逌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見於第以拜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爲一時異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轍迹而放意縱逸超詣聯解無適心蓬瑰至於風情所寄托於言者則妙絕玄與浩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頡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已

亥知章已百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爲市人類以濟祖貫嘗於天台受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爲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於天而自畸於人鄉使世習之[illegible]毋行人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漁年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

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高閑千字跋　董逌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旭之書其初豈能若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指與物化而心稽者喪矣縱橫振發超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雹雷轟電激方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閑書者知隨步寘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迹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

者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

董逌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爲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爲婦計此雖是出二將不足責然其爲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爲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敝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轍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閫保藏妻妾至攜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途路而幸盜

者不搏而耴之亦失計也又況以形容寓圖畫出之道路招揺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嘗爲異咲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卯其爲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意遭亂迺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爲慮不知出此其愚智相去豈特尺寸間哉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卿國主妹受以爲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爲之蓋据本事說也

記與劉無言論書

黃伯思

劉憲御史壽無言來余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甕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爾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

易曉又可廼急疾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illegible]等字頗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言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僞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遠此遠矣故竇臮云乃有懷琳厥跡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

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善作分隸與章草它書傳世者鮮矣余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僞帖甚多如僞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壼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秘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不作傳摹與眞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彚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與眞蹟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隲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

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
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爲給事中史
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爽至
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
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
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
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云帖乃在洛中
一僧房中於書牕上寫之郎俗所謂書襻者予云洛陽
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

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楷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刑巒碑甚完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圖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又云續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法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耳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怪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

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觀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皇山燕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

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李頻鼎伯戔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

又言頃謁蘇子容相公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

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五朵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著撥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紙是謂押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云草書蓋沿集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二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

古字於移檄或不書巳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跋陳孝義寺碑後　　黄伯思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灋故漫錄之

跋干祿字碑後　　黄伯思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損速者非也蓋魯公筆灋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摹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耶此論甚善但云漢公摹本多失

眞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眞楊氏以爲不
無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
促今觀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廼肅穆
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
余自得此碑幾三年凡三題卷後而字勢各不同雖似
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
就也更當力學以追昔人

梁相費汎碑跋

趙明誠

右漢費汎碑在湖州其額題漢故梁相費君之碑碑云

琛相諱汎字仲慮此邦之人也其先季友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秦項兵起避地于此遂留家焉余家所收姓氏文字粗備以諸書參考頗多牴牾不合姓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禕又云今琅邪亦有此姓音父位反李利涉編古命氏云費氏出自魯桓公少子季友有勳於社稷賜汶陽之田封邑于費子孫氏焉漢有費將軍其後有費忠費氶氶適蜀爲寧蜀人忠之孫徙於荊州後遷江夏忠十代孫奕奕孫禕又家於蜀晉平蜀禕之子承復歸江夏林寶元和姓纂云費

氏亦音秘史記紂幸臣費中夏禹之後楚有無忌漢有庭蜀有禕晉有詩又云琅邪費氏直之後也陳湘姓林音費氏音蜚夏禹之後余嘗考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翳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忌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其一音秘姬姓出於魯季友姓苑所載琅邪費氏而此碑所謂梁相費君是其後也然則姓苑姓纂姓林皆云夏禹之後姓纂又云亦音秘及謂琅邪費氏爲直之後皆其差誤而編古命氏以費將軍費禕之徒出

於魯季友亦非也余又按春秋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左傳亦以謂季友有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今以爲季文有功封費者葢碑之誤

唐邑令費君碑

趙明誠

右漢唐邑令費君碑云惟熹平六年無射之月堂邑令費君寢疾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卜胤追而誄之其後有銘詩碑所述費君事不甚詳悉而其名字世次官秩具載于碑陰今附於後

費君碑陰

趙明誠

右漢費君碑陰云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相亞又云君破郡右職主貢獻計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蛇之節自公之操年卅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遂宰堂邑其後爲五字韻語詞頗古雅而時時殘缺不可次敘其前題君甥家中表北陵石勛字子才所述云

唐工部尚書姚璹碑　　　　趙明誠

右姚璹碑按新唐書璹列傳云爲夏官侍郎坐族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而碑云自兵部侍郎以敬節犯法改

授司府少卿檢校定州刺史尋即真轉都督廣循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後暫還仍以前累重貶桂州又璹爲宰相時嘗爲西京留守而史不載璹以妖妄謟諛事武后其事蹟皆不足取而於官秩闕漏不可不記者所以正史官之失也璹微時所歷官列傳尤簡畧今皆不復載云

唐放生池碑陰記　趙明誠

右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駕四人同

圖錄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載故詳錄之于此焉

郴州井銘跋　趙明誠

右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人僞爲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爲善文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茶山詩并詩述　趙明誠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頔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爲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恕己孫也貞元中德宗將廢盧杞爲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於是止刖杞爲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於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貶黜

迫于公議然終身眷眷不能忘於贄則二斥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萼力排其姦則復任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爲碑陰述高所歷官甚詳云大曆中從其父贄皇公辟爲丹陽令再表爲監察御史浙西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遷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則高代宗朝未嘗爲給事中德宗朝未嘗爲京畿觀察

便其貶韶州時實爲中丞而其爲中丞與湖州傳皆不載今倂著之此以證唐史之誤

張按袁高建中二年刺湖州見新唐書劉昫作高傳偶不載代宗紀以前湖州刺史袁高爲給事中德甫豈未之覩耶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跋　趙明誠

右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

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
秩侔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三千餘人云乎嘗謂後世士
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爲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
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
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
孰謂栖筠之賢而爲此乎書之可爲後來之戒且以見
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趙孝子傳　　孫一𠈁

趙抃衢人以進士得官數遷爲祕書丞佐宜州宜於湖

尚爲最遠其繼母卒以喪歸旣葬與弟拊等廬墓以居終喪焉予向在溫識其弟拊者孝友溫睦且自道其兄之賢今抃是也予嘗往來江淮間見時所謂士大夫麻冠布帶驅大馬逐羣衆嬉然日遊人之門笑媚丐請陰竊與商盜爭上下所過州無不有之州莫能法者人益幸其喪以自市以抃觀之彼宜若禽與獸然抃之爲亦古人之常行以行之者少故今道其爲賢焉抃誠能以是心一推其所行抃益可賢也矣宜乎縣以孝弟榜其里朝廷特以旌其家葢所以厲風俗也古人吾不得而

見安得如於者而見之哉元祐三年八月一日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如來藏真音聞體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導無礙本有如是故佛與辟支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爲說法人與非人險難諸境隨其恐怖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思議哉吳興臧達少侍親嘉禾以瘵疾常齋茹誦觀音夢白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達善冊書第寧

事鐫刻因願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相爲法不敢以意取而所以夢證心思頗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道之相及覺能追之故臧氏所傳吳人以爲應夢觀音焉逵慶曆丙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往返經晝二十年晚得鍾離智先者助焉凡舉大緣無能爲之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逵獲且寡助獨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困世情之艱難人不堪其憂逵晏如也吳俗樂善好施視逵所爲孰不散所有以爲助積日月之施足以成其志因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尋餘

玉潤而金聲像之唯相之肖其珽冠纓服圓容麗質世人皆能爲獨行道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知雖大巧在前其能毫髮加損耶若廈屋以爲栟欂欄楯以爲防限大小之材備締構者皆以良石熙寧癸丑得地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年九月朔立宇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終卷僅百數勒之石壁以承其傳斯時之盛事也且靈時虛寂無相可取上機榆焉中下蔽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則不信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爲中隨所建立

或具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爲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已豈必佛像其土木范鑄金碧丹雘取於所務甚衆而所積且勤然成非其材寓非其地一失經始則斧不旋踵斯石藏之湖津融結成就浸漬湅雪其體堅其質粹而成之得其材飛甍峻宇喬松絕谷青蘿白雲氣象灑落叢林之冠而寓之得其地則創制之美畢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物所謂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可勝計哉夫即相論道而道不與相即方丈之室尋尺之像華藏之道場普門

之法身於是乎在以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適而非真耶

元祐丙寅季春初吉日徐恪記

妙悟大師最公碑銘　　呂益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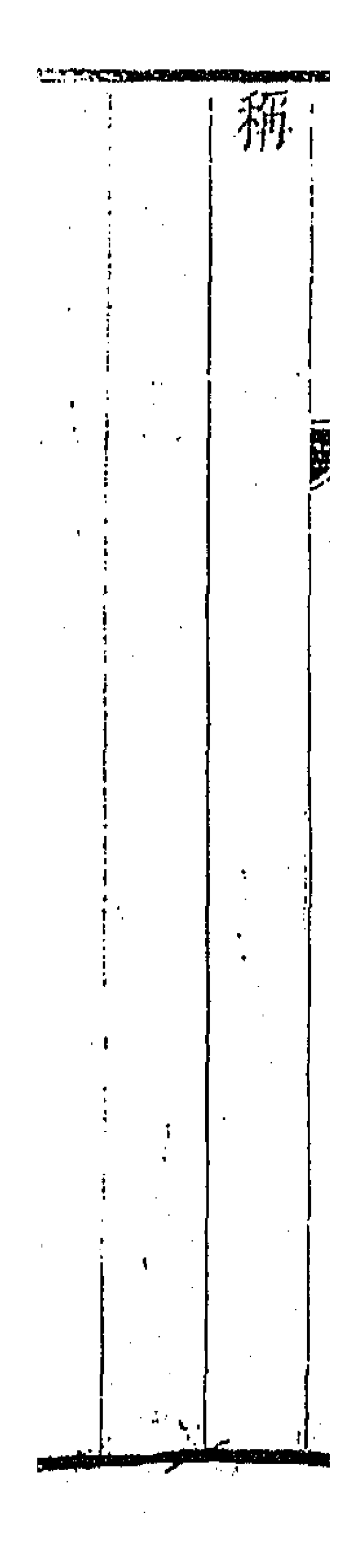
師諱希最族姓施世為湖州人其母感異夢而生乳中遇相者曰是子骨法異常勿染於俗因捨之出家依郡之廣化寺僧寶新為師四歲遇天禧霈恩祝髮受具戒十五歲學天台教於錢塘名師慧才悉通奧義才善之曰天台教門又得人宗風益不墜矣擢居上首緇流競名者愛而畏之號曰義虎治平中挈經筒來講秀州青

龍鎮隆平之搭院師平日不特講說而已其舉動語黙必與其法應名實既符道俗咸嚮居累年一日不得意於鎮宰即拂衣去之雲川師既去學徒什伍散矣昔之妙香寶華之所一變而爲積塵茂草之場信士過之莫不徜徉重惜鎮宰替師復來不復主持買居於勝果寺講說如初寺僧子雲之室夙有祟師乃呪坭土擲於雉室中須臾得片紙書曰今被法來遣難捨法力没余當復來於是寧息者累日其後擊物颺火變怪大作子雲惶怖復請師禳之師至怪所訶之曰汝果何物耶得非

未離幽壤之苦將丐慧力以求生耶何爲擾人不已耶
汝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七分乎爲之講說輪廻因緣仍
令緇僧聲呪以破其罪障俄而空中轟然有聲得朱書
數十字自稱有漢烈士沈光大畧悔過謝罪云自蒙懺
解夜已生他化矣師謂他化天也嗚呼惟哉余嘗讀高
僧傳至法蘭精勤經典山中神祇皆來受法人謂德被
精靈竊疑其誕及覩此則知佛慧神通足以斥陰妖之
靈響拔重泉之沉魂明暗兩塗各獲安利夫惟者聖人
所不語將爲後世好誕者戒也然孔子嘗謂敬鬼神而

遠之文曰幽則有鬼神是豈以鬼神爲無哉今沈光變現顯顯若此則凡包禍心以欺諸幽者得不聞是而懼乎此余所以雖恠而必書也師臨終尚說法作偈頌優游坐亡時元祐庚子季秋六日其年孟冬十八日闍維得舍利數十瑩采陸離臘七十三壽七十六其徒寶覺惠圓惠軫用浮屠法散骨於水因求文以貽不朽銘曰

禪律雖殊歸則同揆冰泮雪銷俱成一水師之持律古佛是儀開悟惟修小不逾咫講明妙教名流服膺解破幽障沉魂獲升利物既足坐躋上乘慧績若此宜以銘


稱